

與未來的我們面談 ——從學術界踏入職場的工程師

昕琦科技黃士哲

訪問人員：

邱郁玲、黎邁駿、黃淳韋



記憶中青澀的臉龐

黃士哲學長在高中時，與老師討論到了對未來大學的選擇。最後以去到異鄉，可以養成成熟獨立的性格為由，加入了當



時全台灣唯二的醫藥化學系——高醫醫藥暨應用化學系。小小的校園與少見的紅土操場衝擊了他對大學的嚮往，高中所聽聞的廣大校區，讓他感受到了更明顯的落差。經過一段時間後，印象也隨之改變，受惠於高醫的小校區，即使課前有急事耽擱，也來得及趕上點名。相較於需要搭校車才能去到教學區的清大、交大，校園生活方便許多。

學長在大學四年裡即使沒有參與社團，仍然積極投入系上活動，加入排球隊參與南化盃與大化盃的比賽。在球場上與隊友們並肩作戰，奮力地拿下每一分。而在鑽研碩博時，實驗室是學長的第二個家，不論是學長姐還是學弟妹，都使他的實驗室生活更加多采多姿。在實驗室的每一天過得很相當精采，像是晚上聚在一起煮雞湯，元宵節時煮湯圓，冬天時煮火鍋，每件事都增進了同學之間的情誼，為辛苦的研究時光添加一些心情的調味料。

將頭髮梳成大人模樣

在知識層面上，同為高分子材料的研究，過去在實驗室開發的論文，對於黃士哲學長在職場上有很大的幫助。剛上研究所時，當時的指導教授王麗芳曾經說過：「我也可以像其他老師一樣，強迫你做出成品，但畢業之後的路還很長，未來都需要靠自己，不能再由其他人逼著你做。」這樣要求為自己負責的教學理念，讓學長在態度方面有很大的收穫。

同時在學生時期經歷了著名的太陽花學運，一場引發各界關注，媒體爭相報導的學生運動。在這樣一場近乎反政府的活動中，學校對學生採取開放的態度，讓學生參與活動，學習對民主的思辨，提出自我的想法，進行獨立思考。這些在高醫經歷的一切，造就了學長自律、堅持、負責的生活態度，同時使得職場生涯更加順遂。

穿上一身帥氣西裝

黃士哲學長在高醫度過了學碩博的7年的時光。與原先的規劃不同，在畢業的當下剛好獲得機會成為博士後研究員，也因此放緩了踏入職場的步調。在幾年之後，學長毅然邁出第一步，踏進化學相關產業。然而實驗室與業界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，對於剛轉換跑道的學長是莫大的衝擊，學術專題的撰寫論文相較於業界的工作而言變得十分輕鬆。產業中的團隊合作錯綜複雜，轉交工廠技術員的部分更是馬虎不得。必須要將含有實驗步驟的手冊寫得淺顯易懂，才能讓產品有所發揮，有生產價值。

與高醫所學不同，工作上較少接觸藥物化學，大部分都是材料化學。實驗室中的有機合成只要完成，即使產率不高也沒關係。但到了業界後，因為需要產品化的緣故，除了做好之外，還要考慮良率。轉交給技術員後，技術員純粹靠實驗手冊來進行操作。這時候，黃士哲學長同時面對了成本、人力、良率、製程優化等問題，符合市場需求，同行的競爭更是雪上加霜。對於初來乍到的學長而言，力不從心也是理所當然。然而靠著過去所學與經驗的累積，問題逐漸迎刃而解。

「在校內所學與涉獵非常重要，所有的知識都必然能成為你的墊腳石，使你前進。業界與校園最大的不同在於，沒有任何人能幫助你，一切都需要靠自己努力。」

「學長，能否給予高醫醫化系的學弟妹一些建議嗎？」

「高醫醫化系很常被自己的名稱鎖死，卡在醫藥學領域。很多人都會往更高的學歷去努力。當然這是好事，不過就自己的經驗而言。台清交成、中字輩等大學的確在薪資與求職上面有比高醫更好的起跑點。不過放大來看，更重要的是保持你的熱忱。在2、30年的日子裡，日復一日的工作很容易消磨掉你的熱情，而職場上卻十分看重你的配合度與熱情。因此不論在任何領域，熱情與初衷都是最重要的。」

在職場上，很少人能同時兼顧興趣與工作。很幸運的，黃士哲學長能將興趣轉化為職業，並獲得一份優渥的薪水。即使稱不上錢多事少離家近，不過也更能對自己有所磨練。進入職場後，學長最大的興趣就是跟老同學約出來吃吃飯、打打球。這些活動看似簡單而平凡，但畢業之後的生活更為忙碌，無法像學生時期輕鬆地說走就走。隨著時間一點一滴的前進，這樣的生活顯得更加的可貴。這些簡單的小事，與上述所給予的建議，學長用了少少的幾句話，表達了所有想說的話語，字裡行間藏不住對學弟妹的關心。黃士哲學長說：「不論在任何領域，熱情與初衷都是最重要的。」當被問到是否建議進入實驗室時，即便是透過視訊採訪，也能感受到學長眉宇間對於話題的熱忱。感謝黃士哲學長願意撥空接受我們的採訪，與學長問答的過程，可謂是獲益良多，滿載而歸。



學長真的很幽默、有趣



認真聆聽的我們與認真分享的學長



訪談結束後，與學長的合照。